

王蒙
◎ 著

一本书读懂王蒙

华语文学名家亲自选编的权威读本



王蒙·总序
蔡标石丛书

我爱生活，我叹息一切美好的瞬间的短促。只有文学才能使美好的瞬间与永恒连接起来。

当代华语文学名家自选集系列

王蒙自选集 散文随笔卷

从《塔什干晨雨》到《新疆的歌》，从《老子的帮助》到《庄子的享受》，尽现生活的光彩和人生的况味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王蒙自选集

散文随笔卷

王蒙◎著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蒙自选集·散文随笔卷 / 王蒙著.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7.5
(路标石丛书)

ISBN 978-7-5455-2571-7

I. ①王…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37275 号

王蒙自选集·散文随笔卷

出品人	杨 政
著 者	王 蒙
责任编辑	陈文龙
封面设计	今亮后声
电脑制作	九章文化
责任印制	葛红梅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14)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60mm×238mm 1/16
印 张	37.5
字 数	614 千
定 价	58.00 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2571-7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咨询电话: (028) 87734639 (总编室)

购书热线: (010) 67692522 (市场部)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序言

王蒙

新华文轩集团在做一套当代作家的自选集，第一批将出版陈忠实、史铁生、张炜、韩少功、王蒙的自选作品，目前签约的则还有熊召政、王安忆、赵玫、方方、池莉、苏童等同行文友，今后还将考虑出版港澳台及海外华语作家的自选作品。好事，盛事！

现在的文学创作并没有太大的声势，人们的注意力正在被更实惠、更便捷、更快餐、更市场、更消费也更不需要智商的东西所吸引。老龄化也不利于文学作品的阅读与推广，因为老人们坚信他们二十岁前读过的作品才是最好的，坚信他们在无书可读的时期碰到的书才是最好的，就与相信他们第一次委身的情人才是最美丽的一样。新媒体则常常以趣味与海量抹平受众大脑的皱折，培养人云亦云的自以为聪明的白痴，他们的特点是对一切文学经典吐槽，他们喜欢接受的是低俗擦边段子。

孟子早就指出来了，“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他强调的是心（现在说应该是“脑”）的思维与辨析能力，而认为仅仅靠视听感官，会丧失人的主体性，丧失精神的获得。因为一切的精神辨析与收获，离不开人的思考。

当然，耳目也会激发驱动思维，但是思维离不开语言的符号，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思维的艺术，是头脑与心灵而不仅仅是感觉的艺术。文艺文艺，不论视听艺术能赢得多多少少百倍更多的受众，文学仍然是地基又是高峰，是根本又是渊薮。文学的重要性是永远不会过时与淡化的。

当代文学云云，还有一个问题，“时文”难获定论，时文受“时”的影响太大。学问家做学问的时候也是希罕古、外、远、历史文物加绝门暗器，不喜欢顺手可触、汗牛充栋的时文。

但读者毕竟读得最多最动心动情最受影响的是时文。时文而晒一晒，静

一静，冷一冷，筛一筛，莫佳于出版自选集。此次编选，除王蒙一人而外都是文革后“新时期”涌现的作家，基本上是知青作家。知青作家也都有了三十年上下的创作历程与近千万字的创作成果。几十年后反观，上千万字中挑选，已经甩掉了不少暂时的泡沫，已经经受了飞速变化与不无纷纭的潮汐的考验，能选出未被淘汰的东西来，是对出版更是对读者的一个贡献。以第一批作者为例，陈忠实的作品扎根家乡土地，直面历史现实，古朴醇厚，力透纸背。史铁生身体的不幸造就了他的悲天悯人，深邃追问，碧落黄泉，震撼通透，沉潜静谧。张炜对于长篇小说的投入与追求，难与伦比，乡土风俗，哲思掂量，人性解剖，一以贯之，未曾稍懈。韩少功更是富有思辨能力的好手，亦叙亦思，有描绘有分解，他的精神空间与文学空间纵横古今天地，耐得咀嚼，值得回味。我的自选也忝列各位老弟之间，偷闲学学少年，云淡风清，傍花随柳，作犹未衰老状，其乐何如？

我从六十余年前提笔开写时就陶醉于普希金的诗：

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所以永远能和人民亲近，
我曾用诗歌，唤起人们善良的感情，
在残酷的时代歌颂过自由，
为倒下去的人们，祈求宽恕同情。
……不畏惧侮辱，也不希求桂冠，
赞美和诽谤，都心平静气地容忍。

看到文友们的自选集的时候，我想起了普希金的诗篇《纪念碑》。每一个虔诚的写者，都是怀着神圣的庄严，拿起自己的笔的。都是寄希望于为时代为人民修建一尊尊值得回望的纪念碑来的。当然，还不敢妄称这批自选集就已经是普希金式的纪念碑，那么，叫路标石就好。几十年光阴荏苒，总算有那么几块石头戳在那里，记录着时光和里程，记忆着希冀和奋斗，还有无限的对于生活、对于文学的爱惜与珍重。它们延长了记忆，扩展了心胸，深沉了关切与祝福，也提供给所有的朋友与非朋友，唤起各自的人生百味。

目录

散文 1

满面春风的克里木·霍加 / 3

哭老铁 / 5

清明的心弦 / 8

忘却的魅力 / 10

海的颜色 / 13

无花果 / 15

新疆的歌 / 17

四月的泥泞 / 21

搬家 / 23

天街夜吼 / 26

行板如歌 / 28

塔什干晨雨 / 31

风格伦敦 / 35

晚钟剑桥 / 43

心碎布鲁吉 / 47

随笔 53

老子的帮助（选章） / 55

庄子的享受（选章）	/ 103
论语（选章）	/ 154
我的人生哲学（选章）	/ 167

论 文 179

当你拿起笔……	/ 181
随感与遐思	/ 203
献疑四记	/ 209
《雪》的联想	/ 214
读《绿夜》	/ 226
大地和青春的礼赞	/ 231
谈宗璞的两本书	/ 234
从古典散文说起	/ 236
雨在义山	/ 242
混沌的心灵场	/ 253
讲说《红楼梦》	/ 265
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	/ 311
《白蛇传》与《巴黎圣母院》	/ 316
莎乐美、潘金莲和巴别尔的骑兵军	/ 319
文化传统与无文化的传统	/ 326
时间是多重的吗？	/ 329
一篇《锦瑟》解人难	/ 335
苏联文学的光明梦	/ 341
胡乔木	/ 350
周扬的目光	/ 357
我心目中的丁玲	/ 362
夏衍的魅力	/ 372
难忘冯牧	/ 376

想念冰心 / 379

光年千古 / 381

喜欢巴金学习巴金 / 384

珍重与汲取 / 385

自 传 393

半生多事（选章） / 395

大块文章（选章） / 447

九命七羊（选章） / 537

附 录

王蒙主要作品出版年表 / 587

散

文

满面春风的克里木·霍加

在一九六三年底我举家西迁新疆的时候，我以为克里木·霍加正“红”得可以，他的歌颂祖国的《柔巴依》被一些报刊转载，长篇的评论文章称颂他的诗歌创作。

我是怀着崇拜而且羡慕的心情来见他的，却发现他活得正狼狈，里里外外传播着他的“问题”。越是知名度高的作家诗人就越要成为众口所铄的对象，毁损比自己高明的人可能会带来一种特殊的快感，向大诗人发威风当然证明自己比一切诗人更高大，这大概也是“踩在巨人肩上”的新解吧！那样的年月给各族诗人留下了一条光明大道，叫作坦白从宽，叫作低头认罪，克里木·霍加还当众被宣布过一次“宽大”呢。

克里木·霍加长着宽宽的脸庞，自来弯曲的绝妙的头发，眼珠亮亮的，透着聪明。他幼年生活在甘肃酒泉，汉语汉文与维语维文一样好。他能用两种语言文字写诗，当然，就是说能用两种文字写检讨和“交代材料”。他的妻子高合丽娅是金发的塔塔尔美人，好客又好花钱，从来都是满面春风。他们有好几个孩子，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大女儿的名字：Dildar，“心上人”的意思，它的发音使我想起北京人形容不稳定的悬垂物体的土话：dilerdaler。这一家子对于我来说有一种特殊的友好的魅力。也许是惺惺惜惺惺的缘故吧。

后来我去伊犁的公社劳动锻炼。他从六十年代中期就被挂到那里，“文化革命”一开始，便成了真正的“黑帮”。在批判他的传单上说，他写过一首诗叫《白天鹅飞去了》，革命小将们据理力批道，白天鹅飞到哪里去了？是不是叛国投敌了？批得真地道。

这样，到了七十年代初期我们一起去乌拉泊“五七干校”的盐碱地上浇水的时候，我发现他仍然那样魁梧健壮、健谈幽默，不免喜出望外。当然，经过“洗礼”，他的眼珠更善于左顾右盼了，他的口头禅里多了一些“罪

行”“丑恶面目”“臭知识分子”“要害”“恶毒”“牛鬼蛇神”“放毒”“腐烂透顶”之类的美妙词眼。他用这些词眼装扮自己，也用这些词眼与同命运的诗人作家——如铁依甫江等相互赠答酬谢，一唱一和，投桃报李，投“恶”报“臭”，你说我是“恶毒攻击”，我说你是“丑恶面目”，你说我是“罪该万死”，我说你是“罪恶滔天”，你说我是“老狐狸”，我说你是“翘尾巴”，倒也轻车熟路，热烈友好，有来有往，如鱼得水。而且无时无刻不做认罪状，永恒低头，无懈可击。令人惊异的适应能力与生存能力，同样令人惊异的是个别说来足以吓死活人的那些“美好”词眼，织成一个网后竟如白云轻纱、霓裳羽衣，穿起来飘飘欲仙，笑声不断，真是一种不露痕迹的、令人一恸更令人抚掌大笑的嘲弄。

这样，我就完全明白“四人帮”的倒台在诗人心里掀起怎样的浩荡东风！他对“四人帮”的一套进行了政治的、道德的、艺术的批判，他的忧愤是深广的。他歌唱第二次解放，歌唱新时代的春天，他的歌声是真诚的。

就在他重新引吭高歌的时候，传来他得了癌症的消息。文章憎命达一至于斯，天将绝斯文乎？然而，这一关他也闯过来了。我又见到了他，病后，他清瘦一点了，然而手术是成功的，然而他精神奕奕，情绪高涨，满面春风。病后他还出访了欧洲和阿尔及利亚，这几年，更是走在康复的大道上了。

由于他的汉语水平高，他还做过大量翻译工作，择其要者有毛主席诗词、周总理的诗，还有值得大书特书的将《红楼梦》译成维吾尔文，当然，都是与其他同志合作。我祝贺他的诗集汉译本出版。我祝愿他越活越健康越多产。人无完人，此兄或有细病，但只要我们从国家从民族从文学从团结的大处着眼，我们不难看出他是个可爱的好人，好诗人。

1988年3月26日

哭老铁

——并哭鲍昌、莫应丰

我没有想到这一个蛇年开始得这样凶险，死神突然不容分说地降临到一批正在英年的作家身上。

铁依甫江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个维吾尔大诗人。他写的歌颂朝鲜人民的诗《当我看见山》感人至深。还听说早在十六岁，他的第一本诗集即在苏联的中亚地区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出版了。我是怀着羡慕和崇敬的心情来面对铁依甫江这个名字的。以至于凡是遇到我喜爱的维吾尔族歌曲，例如《伟大的园丁》《迎春舞曲》……我都认为是铁依甫江作的，为老铁争著作权而和别人辩论。当别人以确凿的证据证明某个歌词并非老铁所作时，我则怅然若失。

六十年代初期命运使我成为新疆文联铁依甫江的同事，当时的老铁有不低的级别待遇，却又在政治上极不受信任。先是不停地让他去学习，接着便进行相当规模的批评。有一次批评他的一首未发表的诗《基本上的控诉》。老铁在诗里说，“基本上”三个字被滥用了，明明把事情搞糟了，偏偏说什么“基本上”是成功的啦什么的。诗里还有一句话，讽刺吹牛皮放大炮的人，说他们是“用舌头攻占城池的勇士”。这句话被认为非常“恶毒”（或者说是非常精彩），说老铁攻击了“大跃进”，“罪该万死”。

老铁是名诗人，更是名“运动员”。从五十年代后期以来，一搞政治运动就要批评他，来头很大，人人得而攻之得而侮之。确实许多人是响应号召来批他的，但确实也有几个人通过毁损比自己智商高许多成就大许多的名人感到一种特殊的快意，以弥补自己卑琐的生命与愚鲁的头脑带来的自惭形秽的空虚。我到新疆以后才知道，铁依甫江是打入“另册”的人，是人们嘲笑和贬斥的对象。

老铁学会了做检讨，所以每次运动都能化险为夷，又因为诗名赫赫，运

动了半天还是著名诗人、十三级干部老铁。而不管怎么运动怎么检讨怎么贬斥，铁依甫江始终是二目炯炯，面带笑容，身强力壮，谈笑风生。他的笑话永远被传诵，他的笑话集中起来又成为运动中的“罪行”。承认并批判了“罪行”之后他被宽大，宽大之后再说新的笑话。幽默感是老铁的基本功能与基本品质。没有幽默感老铁不可能活到今天。没有经历过老铁的坎坷的人无权对老铁的善检讨与多幽默进行非议。

“文化大革命”中老铁过不去了，被说成敌我矛盾，下到农村当农民。据说老铁仍然活得不错。他小时候读过伊斯兰教的经文学校，懂经文——阿拉伯文，也懂一些波斯文与俄文。据说在农村他成了衣麻穆——经师，到处念经，并受到农民宰羊屠牛的招待，不知是不是事实。

旋即老铁被落实政策召回，旋即成了受宠的人物。于是又有人侧目而视。我在一九七三年以后也通过铁依甫江的美言争取了自己的处境的些微改善：如可以不去坐班，可以更多地读书、翻译与写作，虽然没有写成什么，但是老铁没有拒绝向我伸出援助之手。这也算惺惺惜惺惺吧，谢谢你，老铁哥！

“受宠”以后便要写一些应时的诗。我还译过几首他的这种无价值的诗。后来情况又变了，老铁又不那么“受宠”了。后来“四人帮”就倒了。

老铁和我都为他写我译的竟是那种口号诗而遗憾。“四人帮”倒台以后我向他建议，写十首真正有感情、有诗意的诗吧，最好是爱情诗，我给你译。他很赞成，但终于没有写出来。青年诗人——天才——可疑分子——运动员——敌我矛盾——落实政策——宠臣——非宠臣……走完一遍这样的路，还写得出爱情诗吗？

写不出爱情诗他也不能死！他幽默，健康，坚强，大度，他死不了！在乌拉泊“五七干校”的碱地上，他干起活来像一头牛一样，打土坯，打馕，盖房，浇水，收割，他一个人顶三个人，可不像后来的某些诗人那么娇嫩自怜。所以，当一九八七年听说他也得了和克里木·霍加一样的病的时候，我不能相信。一九八八年夏天我去新疆驻京办事处看他，他刚动完手术，他清瘦了一点，又掉了许多头发，是因为放疗化疗的缘故，但他仍然不停地说着打趣的话。

甚至一九八九年一月的最后诀别，在301医院，即将回疆度过自己的最后的屈指可数的日子的衰弱的老铁仍然不忘开玩笑。老铁向赛福鼎同志介绍一九八〇年我们在一起时开的玩笑。那年我们同车去鄯善县，铁依甫江受到

农民的热烈欢迎。农民们不仅用吃喝，而且用朗诵自己的诗作来欢迎他，他也用诵诗答谢农民。维吾尔民族是一个诗的民族。老铁这样的诗人精英并没有用疏远乃至敌视大众作为自己“确属精英”的标志或代价或证明，这使我非常佩服，也羡慕。老铁访问一位大嫂时，大嫂送给他几棵白菜。我调侃说：“真是人民的诗人啊，所以要吃人民的白菜！”老铁为之喷饭，并引用转述这个故事来作为他与他的在京的故人们的诀别……

而这样的诗人死了，克里木·霍加也死了，两个人同样的命运，同样的病。这是真主给维吾尔的最有才华的诗人的安排吗？我离开新疆十年，哈萨克族作家郝斯力汗、马合坦死了，维吾尔族评论家帕塔尔江死了。然后是这两位出色的诗人。所有这些人都是刚刚五十多岁就凋谢了。遥望天山，欲哭无泪！让我们再回到“五七干校”去吧，我们一起夜班浇水——当然，是你们帮我干了许多活，我们轮流抽莫合烟与阿尔巴尼亚香烟。我们用各种警语妙语谐语来互相安慰解脱，曲折地表达我们的心意。那样的生活，不是很幸福吗？只要人平安，只要人长久！

打击还不仅是这呢。莫应丰，五十一岁逝世。就在铁依甫江逝世后的当天十几个小时以后，千不该万不该，鲍昌也走了。这些历经坎坷的中年作家！这些刚刚过了三天半好日子正要大展宏图的中年作家！这些两肩挑着重担的中年作家！这是怎么了啊？

春节中接到身患偏瘫、已有好转的刘绍棠的来信，信中说：“惊悉鲍昌突患恶疾，更为心冷。难道吾辈兄弟气数将尽乎？比我们老的活得寿长，比我们小的活得自在，羡慕煞人也……”

现在还能说什么？天啊，真主啊，叫也白叫吗？

1989年3月4日

清明的心弦

我喜欢北方的初冬，我喜欢初冬到郊外、到公园去游玩。

地上的落叶还没有扫尽，枝上的树叶还没有落完，然而，大树已经摆脱了自己沉重的与快乐的负担。春天它急着发芽和生长，夏天它急着去获取太阳的能量，而秋天，累累的果实把枝头压弯。果实是大树的骄傲，大树的慰安，却又何尝没有把大树压得直不起腰来呢？

现在它宁静了，剩下的几片叶子什么时候落下，什么时候飞去，什么时候化泥，随它们去。也许，它们能在枝头度过整个的冬天，待到来年春季，归来的呢喃的燕子会衔了这经年的枯叶去做巢。而刚出蛋壳的小雏燕呢，它们不会理会枯叶的琐碎，它们只知道春天。

湖水或者池水或者河水，凌晨时分也许会结一层薄冰，薄冰上有腾腾的雾气，雾气倒显得暖烘烘的。然后，太阳出来了。有哪一个太阳比初冬的太阳更亲切、更妩媚、更体贴呢？雾气消散了，薄冰消融了，初冬的水面比秋水还要明澈淡远，不再有游艇扰乱这平静的水面了，也不再有那么多内行的与二把刀的贪婪的垂钓者。连鱼也变得温和秀气了，它们沉静地栖息在水的深处。

地阔天高。所有的庄稼地都腾出来了，大地吐出一口气，迎接自己的休整，迎接寒潮的删节。当然，还有瑟缩的冬麦，农民正在浇过冬的冻水，水与铁锹戏弄着太阳。场上的粮食油料早已拉运完毕，稀稀拉拉的几个人在整理谷草。在初冬，农民也变得从容。什么适时播种呀，龙口夺粮呀，颗粒归仓呀，那属于昨天，也属于明天。今天呢，只见个个笑脸，户户柴烟，炕头已经烧热，穿开裆裤的小孩子却宁愿呆在家门外边。

这时候到郊外、到公园、到田野去吧，游人与过客已经不那么拥挤。大地、花木、池塘和亭台也显得悠闲，它们已经没有义务为游人竭尽全力地展

示它们的千姿百态。当它们完全放松了以后，也许会更朴素动人，而这时候的造访者才是真正的知音。连冷食店里的啤酒与雪糕也不再被人排队争购，结束了它们的大红大紫的俗气，庄重安然。

到郊外、到公园、到田野去吧，野鸽子在天空飞旋，野兔在草棵里奔跑。和它们一起告别盛夏和金秋，告别那喧闹的温暖；和它们一起迎接漫天晶莹的白雪，迎接盏盏冰灯，迎接房间里的跳动的炉火和火边的沉思絮语，迎接新年，迎接新的宏图大略，迎接古老的农历的年。二踢脚冲上青天，还有一种花炮叫作滴溜，点起来它就在地上滴溜滴溜地转。

初冬，拨响了那甜蜜而又清明的弦，我真喜欢。

1983年11月26日